

8 印记 SCIENTISTS



回味采集

——许绍燮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心得

■边银菊 秦军

(一)我们的采集

采集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回味起来,感慨良多。

回想刚接到课题时,惴惴不安,感到无从下手,完全是陌生领域的研究课题。好在有先例(研究所有曾融生院士和胡聿贤院士两个采集先例)、有指导(负责胡院士采集的刘爱文研究员的指导)、有培训(采集工程领导小组组织的培训班)。

在学习了要求和先进经验后,我们初步拟定了采集计划,按计划推进采集工作。下面我给出我们的大致工作步骤和注意要点供大家参考。

1. 从互联网和已有图书中查找许绍燮院士各种资料,初步捋出许绍燮院士年表。这一步主要用于写项目申请意向书和任务书,在项目启动汇报中用。

2. 查阅研究所许绍燮院士的人事档案,修正许绍燮院士年表,理出许绍燮院士学术成长过程的几个节点。

3. 按节点拟定访谈内容,与许绍燮院士协商后,确定访谈内容和外围受访者。

4. 拟定访谈提纲,联系受访者,商讨访谈内容,确定访谈时间、地点,进行音视频访谈。最后还要按要求进行音视频文字化,要求语言通顺,忠于原意。

5. 这里要注意受访者提到的人物和地点信息,有可能需要去做深入采集。

6. 同步进行音视频外的其他资料采集,从许绍燮院士本人提供的五个整理箱的各类资料,还有院士办公室里的资料;零散资料就需要平时随时关注,如网上、书中、文件等,要随时关注,随时采集相关资料。

7. 编写研究报告提纲,进行报告的撰写。

在平时我们搜集资料时,也要注意报告素材

的搜集。要写好研究报告,就要熟悉节点、熟悉资料。平时看书、看电视剧时,相关时间段的事件我们就可以联系起来。如邢台地震时周恩来总理看581地震仪的照片,照片里没有许绍燮院士,但是通过对许绍燮院士的采集,我们知道那个仪器是许绍燮院士研制的,这就是很珍贵的照片资料了,可以写在资料长编和研究报告中;看电视剧《马兰谣》,其中林俊德院士与许绍燮院士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是他们成长的共性……诸如此类,这些素材的搜集,有助于研究报告的撰写。

(二)我们的团队

接到中国科协的采集任务后,研究所领导认为采集工程很有意义,对采集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指定专人负责项目,允许项目负责人从全所范围挑选项目组成员。张东宁副所长亲自协调计财等部门,对仪器设备的购买开放绿灯,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办公室主任肖春燕为我们提供了许绍燮院士的相关资料,离退办的刘丽主任、柴金梅副主任在联系老同志时,帮助查找电话,给予了大力协助。

为了不影响到日常的业务工作,项目组用人的原则就是以最少的人力完成实际采集工作,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业余时间。因此实际上只有3个人承担了全部采集工作(后期增加1人),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人少则每个人的能力就很重要了,庆幸的是我们找对了团队成员。

秦军负责全部音视频采集、拍照,同时也参与访谈提纲拟定,与受访者联系,音视频资料的整理、印制、感悟和研究报告的写作等。在进行外围采集时还要负责开车(他本人是行程百万公里的老司机,因为野外工作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甚至在许绍燮院士住院时,秦军还担任了理发师、理发师、司机、画家、作家于一身的多面手,当仁不让的采集团队主力成员。

侯爵认真、踏踏实实,承担了全部资料数字化、口述资料的文字化整理,还负责资料分类、资料清单的编辑和资料长编、年表的编写工作。

任梦依因侯爵另有任务而后期加入。聪明好学,接受能力强,负责后期资料长编、年表的撰写和历史资料的查询采集。

边银菊是项目负责人,基本上全程参与了采集工作。编写项目书、设计实施方案、与许绍燮院士沟通、确定受访者、拟定访谈提纲、联系受访者、进行访谈、采集各类资料、校对口述资料文字、拟定报告提纲、提供参考文献,对印制和研究报告进行修改等,从技术上对项目进行全面把关。

在写作方面,我们最初也是想找人来写研究报告,但当我们采集一段时间,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料后,发现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写的,而且自己辛辛苦苦采集来的资料,知道其价值所在,写起来更能驾轻就熟。秦军同志执笔的样章在中期评估时受到专家们的好评,这也给了我们信心。因此我们决定由我们团队自己来写我们的研究报告,也就是许绍燮院士的传记,我们可能写不出华丽的辞藻,但我们肯定能用朴实的语言写出真实的内容。

我们的采集经验说明,组织好采集团队是非常重要的,是采集工作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最好邀请全能的“多面手”参与采集。当然还要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能力,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另外要确保团队核心成员熟悉全部工作,掌握所有已采集到的资料,这样在采集人员少的情况下也是能够较好地完成任务的。

(三)我们的足迹

采集,我们几乎走遍了许绍燮院士生活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浙江的杭州、绍兴、衢州、温州,上海,南京,广东河源,福建厦门、浦城,云南昆明,重庆等,不辞辛苦地采集着许绍燮院士的成长资料,当然这中间也有曲折。

1. 寻找叶芝伟老师的经过
叶芝伟老师是许绍燮院士在衢州中学时的同学,联系方式只有多年前叶芝伟老师给许绍燮院士的一封信,上边有叶老师的通讯地址和家里及单位的电话号码。而这两个电话我们打了无数次,反复联系都没人接听,就是联系不上叶老师。我们没有气馁。



①边银菊与许绍燮院士(左)做访谈前讨论。

②边银菊在医院与许绍燮院士(右)讨论采集内容。

③边银菊采访与许绍燮院士一起工作过的90岁高龄的叶世元先生(右)。

④采集组成员秦军在病房给许绍燮院士(左)理发。

许绍燮院士这边没有其它线索了,我们只有靠自己。在网上反复查叶芝伟老师的信息,终于发现了点儿蛛丝马迹:《开国将士风云录》中记载叶芝伟曾经在“重庆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校史研究会”)任职;还曾任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前一个信息就是许绍燮院士提供给我们信息,后一个信息我们继续查时发现,查不到“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任何信息。

只有继续不断地打上边两个电话,依然没人接。通过重庆的114查号台也查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校史研究会”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电话。一直思索着怎样才能找到叶芝伟老师,突然琢磨通过“重庆社会科学院”是不是能找到“文献情报中心”的电话?于是又在网上查“重庆社会科学院”,终于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居然有人接了,我问“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电话,他说“文献情报中心”已经改为“图书馆”了,图书馆的电话就是我在打的电话。我问叶芝伟老师的信息,对方说他退休了,让我找老干部管理办公室,还热心地给我们提供了老干部管理办公室的电话。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叶老师的电话了,当然后边的联系依然不轻松,费尽周折,但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联系上了叶芝伟老师。这中间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打了无数个电话。

2. 寻找马道峪地震台的经历
2015年7月25日,周六。天气晴,气温33℃,空气湿热。避开交通高峰,我们一行驱车前往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找寻1966年架设的我国第一批遥测台网(老八台)之一的马道峪地震台。下午来到马道峪,仍是烈日炎炎,下车后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背着相机包,沿着公路东侧的村庄小路,蜿蜒地向着台站所在的山坡走去,一路上坡,不一会儿,满面汗水,衬衣前后湿透了,真热!

向前走约四五百米,转过头向村子北边的山坡上望去,在板栗和核桃树茂密的树丛掩盖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座新的台站,估计在它的附近有我们要寻找的老台站。绕过老百姓的房子,房后修有上台站的水泥台阶,沿着陡峭的之字形台阶,我们上了新台站门前,向四周观察,新台站门前左侧有半截陈旧的灰砖墙,墙内长满了杂草,拨开杂草,只见半截灰墙内,有一个水泥做的摆墩,看到这个摆墩,兴奋得一时忘记了炎热的天气,忘记了浑身上下出的汗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照相,采集。观察了老台站,估计摆墩也就2平方米大小,当时不会有上去的台阶,维护时工作人员爬上爬下,一定很辛苦。这次寻找马道峪台站,比较顺利,而且还找到了老台的遗址,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下山后,才感到口渴,一口气喝下了一整瓶矿泉水,穿着湿透的衬衣,给腿上、胳膊上被蚊子叮的十几个包涂上药,返京。
采集资料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在遇到挫折时还需要有耐心和恒心,要锲而不舍、不畏艰辛,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我们采集人员的责任心。负责、尽心尽力的去采集,不给自己留遗憾。

(四)我们的访谈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许绍燮院士本人已经进行了6次访谈,还访谈了其他相关人员共计20人,每访谈一次都会给我们留下感动,让我们的心灵受到洗礼,对老同志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同时,老同志们,尤其是老地震人的那种严谨的学风,忘我的工作精神让我们深受教育。

叶世元老师是许绍燮年轻时生活中的好朋友、工作上的好搭档,已经90岁高龄的他,欣然接受我们的采访。在采访和回访后,叶世元老师发了数封邮件说明自己觉得采访中说得不够严谨的地方,还为他上海口音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

刘宝诚老师,虽然已经83岁高龄,可是记忆力惊人,不用提问,不拿手稿,侃侃而谈数个小时,讲故事一样地把我们想问的问题都讲到了,把我们没想到的与许绍燮院士有关的问题也讲到了。

王碧泉老师,76岁;夏恩山老师,81岁,访谈前以他们过去做科研工作特有的工作精神、工作态度,做了认真、详实的准备,给我们提供了图片、照片、论文和访谈稿。

钱锦昌大使,79岁,跟许绍燮院士做过多年邻居,追忆了许绍燮院士过去的很多事迹,认为许绍燮院士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对国家有重大贡献。

徐道一老师,82岁,坚持不用我们接送,自己坐公共汽车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还带来4本厚厚的他的专著送给我们。访谈中抒发了对许绍燮院士的敬仰之心,对许绍燮院士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减轻灾害的信念的钦佩之情。

闵子群老师,86岁高龄,访谈后坚决不收访谈费,她说:“人的追求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也有遗憾,就是苏刚老师,因病在2016年2月去世,我们很遗憾失去了宝贵的采访机会。

采访老一辈地震人,非常钦佩他们的工作态度,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能够土法上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他们为我们的地震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采访中我们时常想:以老一辈地震人严谨认真忘我的工作态度,放到现在的条件下,什么事干不完啊?不由得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向老一辈地震人致敬!

对老同志们的采访最初并不是很顺利的,很多老人因为身体等各种原因推脱,但我们也是执着、认真的,经过耐心地反复联系、解释、沟通,直到老人们可以采访,同意访谈提纲。我们被老人们的认真感动时,老人们也说你们太认真了,因为你们认真,我们也要认真地接受采访,帮你们完成任务。

所以认真是互相的,我们很认真地做着采集工作,老人们帮着我们认真地完成采访任务。以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去做访谈,可以打动人心。

(五)启迪

许绍燮院士,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院士。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勤奋好学、踏实肯干、善动脑、勇于创新。他从工作需求出发,补上了所需的各门大学课程,并将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他的成功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家风儒雅、谦和,父母对他言传身教。他的父母重视教育,即使在日寇入侵、颠沛流离、到处逃难之时,他的学业也几乎没有间断过。

他的成功与抗战的氛围有关。逃难的日子让他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衢州中学读书时,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深深扎根,促使他刻苦学习(尤其是物理)。

他的成功与新中国的成立有关。建国伊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对人才的需求使他有机会走入科学殿堂。

他的成功与机遇有关,但也是勤奋的结果。正因为他在中学时就自学了大学物理,使他能够从600多人中脱颖而出,考入中科院。

他的成功与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赵九章、李善邦、傅承义等)有关。他们无私地扶植培养,使许绍燮那一代青年人能够茁壮成长,长大成才;他们忧国忧民,身体力行,爱国敬业,为许绍燮那一代青年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他的成功与他身边的同事有关。张奕麟、叶世元是他工作中合作的好伙伴,他们有着一致的进取心和共同的爱好,他们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他的成功与自己的勤奋好学、创新开拓、坚持执着有关。

他的成功与对事业的热爱有关。因为热爱,才会在需求的牵引下,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做学问。

他的成功更与先辈的教诲有关。赵九章所长“科研要急国家之所急,还要先走一步,为国家长远需要早做准备”的思想,他牢记在心,对我国防震减灾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

……

从幼时的“为母亲争气”,到衢州中学时的“科学救国”,最后“为国家争光”,有了这样的思想飞跃,才有了许绍燮院士的一切成就,才有了受人爱戴敬仰的许绍燮院士。

许绍燮院士,为我们树立的是一座丰碑!采集到现在,任务虽然还没有完成,但已经让我们感慨很多。采集工程项目不单纯是一项研究课题,更是一种责任,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科学资料,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边银菊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七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作者秦军系北京国家地球观测台站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记录 2016 年度采集小组组建工作

■刘阳

2016年1月北京科技咨询中心管理方接到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提供的可采集对象名单后,我心中何崇兴主任、张海新副主任高度重视。按照名单内容,我和陈婧紧锣密鼓开展了2016年度采集小组的组建工作。经过与150余家单位的不断洽谈,我们协助采集工作承担单位组建合理化团队,确定小组项目负责人,除去春节假期,最终于3月份确定27个采集小组参与本年度采集工作。为保证人员全力投入、任务高质量完成,有6组建议2016年度暂不启动,同意2017年启动。

回首2016年的组建工作,我对组建形式进行了如下归纳:

大海捞针式——李连达小组
根据老科学家姓名在网页上的简介查找其所在单位并逐层沟通是我们不得不经常面对的组建方式。虽然有时会遭到不信任或各部门间“相互踢球”,但是李连达院士小组的组建算是比较顺利的了。首先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官网上获得热线电话,逐层获得医院院办、李连达院士研究室电话,在研究室工作人员处获得研究室副主任、院士秘书李贻奎电话,终于在介绍项目情况后,进入了征求院士意见、承担单位意见的步骤,最终确认组建。

一箭双雕式——北京科技大学(陈国良、葛昌林、胡正寰小组)
起初也是典型的“大海捞针式”,为组建陈国良院士小组,在北京科技大学官网查询金属材料专业属于哪个学院管理的学科,逐层联系院办、对口部门,最后找到了合作部的张瑜老师,感谢张瑜老师的认真负责,经过2轮的沟通介绍后,快速高效地回馈了院士、校方的认可意见,并积极地介绍了可以执行负责的王艳丽老师。在2016年度的组建工作基本走到尾声阶段的某天晚上,接到了张瑜老师的来电,同校的葛昌林院士和胡正寰院士也对我们的项目十分感兴趣并希望能够参与,由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的专业人士承担工作。在本次2016年度阶段检查工作中,北京科技大学承担的三个小组的采集规范性均获得了项目办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

举荐贤才式——张焕乔小组
经由2013年度优秀小组王方定小组引荐,获得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书记姜山的联系方式,因获得的是姜书记座机的原因,经常联系不上,终于取得联系之后姜书记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大力支持。随后征求院士意见组建小组,但是姜书记工作繁忙,又不能总催,反复沟通后最终确定了负责、联络人员为院士秘书谢翔。该小组获得2016年度阶段检查全国总评第二名。

殊途同归式——卢耀如小组
由张海新主任引荐,直接与卢耀如院士联



何崇兴主任(右二)拜访侯美生院士(左二)。 张海新副主任(左)拜访刘昌明院士(右)。

系,我们向卢院士简单介绍了项目情况,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卢院士钦点项目负责人,最终确认由院士的学生同济大学刘琦老师承担。但因院士同时任职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同济大学教授,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由我北京管理方跨省市管理提出了质疑,希望能够提供相关说明,好在院士及团队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及多年来积累下的管理经验获得了项目办的认可,才得以承担该采集小组的管理工作。该小组获得2016年度阶段检查全国总评第一名。

一见钟情式——金善宝小组
随着采集工程项目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老科学家及其家属的认可,金善宝院士女儿金裕怡主动联系中国科协,希望能够参加采集工程。由中国科协采集工程项目办直接委派,在北京培训班和青岛培训班结束后,我们接手了该小组的启动及管理工作,由于对培训内容的缺课,我们需要在日常管理中不断沟通指导、答疑解惑。得益于院士家属早前已经有过较系统的整理,符合我们科学的采集、整理、分类规范,本次阶段检查也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老科学家……
老科学家所在单位的不支持——作为一项需要纵向、横向通力合作的项目,老先生所在单位的配合无疑造成一个学科历史的遗失,但是我们仍期盼其单位领导的观念转变。

老科学家所在行业与单位的特殊性难以开展——对于个别涉密行业不能触及,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仍期盼早日解密。
老科学家的不理解——面对老科学家的低调、谦虚甚至质疑,虽然通过反复的沟通也未能组建,但是我们仍期盼能够获得老先生的认可。
老科学家的公务繁忙——我们庆幸老先生身体健康投入祖国的发展,但是我们仍期盼可以在他/她健康时能够采集其学术成长资料。

目前仍有老科学家由于所在单位的变更重组,难以找到隶属单位,始终无法获取联系方式。

经过近千通电话、邮件的沟通,2016年6月27个采集小组正式签订项目任务书。而此时,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

春法书记说这是一项态度比能力重要的工作,五年来我们看到那么多的采集小组用攻关科研难题的态度和能力,怀揣着对老先生的情感,把这份工作做得对得起老先生、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社会,做成一个个精品工程。怀着同样的情感,有时面对懈怠轻慢的小组我会不自觉地把“办公礼仪”抛到九霄云外,有时面对热情负责的小组又会一个电话一个多小时都聊不完。同时,这也是一份透支情感的工作。2016年初参加谢家麟院士(2011年度采集院士)在北京八宝山的追悼会,顺着山坡向上走竟看到旁边的灵堂赫然挂着谢光选院士(2011年度采集院士)的名字,就这样在同一天在同一地点参加了两位素未谋面的老人的追悼会。返程时终难掩悲痛在拥挤的1号线地铁上流泪,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又历历在目,也许是因为不能接受与偶像人物的第一次相遇竟是他人的遗体,也许自己的青春也是靠他们的故事所激励着的青春。

参与采集工程项目的这五年,我从说不出几位院士的姓名到可以假思索地说出百余位老科学家的专业、承担单位及采集团队的组员姓名。这五年,北京科技咨询中心从摸索着承接项目到系统规范地管理采集小组150余个,涉及单位120余家。这五年,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升级成一个孩子妈,下一个五年,我可以牵着孩子的手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在这个科学家的殿堂,搜索老科学家们的口述资料,浏览他们的传记、证书、信件、手稿、著作等实物资料,还有他们参加国务或政务活动、学术活动、外事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中重要的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音像资料,可以和孩子讲述这些老科学家们的故事、共和国的故事,并告诉他“从工作里受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咨询中心)